

数字化背景下广西三江侗族刺绣纹样的保护路径

李晶晶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0)

摘要: 侗族刺绣是一种用特质剪刀剪出图案图形后,再运用针将不同色彩丝线或棉线将剪纸图案覆盖,从而构成各种丰富图案纹样的侗族特色技艺,其体现着本族人民不凡的造物智慧以及民俗文化。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侗族刺绣纹样面临着传承危机,如何顺应数字时代背景,着手发展侗族刺绣纹样,成为有关部门重点研究内容。本文就数字化背景下广西三江侗族刺绣纹样的保护进行探究,并对此提出相关看法,希望为保护侗族刺绣纹样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背景;侗族刺绣纹样;保护;研究

近年以来,我国针对非遗文化保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明确提出:“各地文化监管部门需要全面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并对此建立文化遗产档案和相关的数据库。”因此,对于三江侗族刺绣纹样来讲,将数字化与之结合成为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发展趋势。一般来讲,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非遗数据收集、数据后期处理、数据传播等,且全新技术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及时高效地转换、复制和共享,并且数字化平台也可以以全新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利用,从而推动文化保护工作的发展。不过,虽然数字化平台成为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但是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关部门针对这些问题落实有效措施,利于相关研究的持续发展。

一、侗族刺绣纹样保护的必要性

(一)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淀,承载了从古到今的华夏文明史,我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让世人叹为观止。令人神往的是,音乐文化凝聚了国人的情感以及思想,成为为数不多的文化艺术。身为“龙的传人”,这些文化是值得宣扬、传承等。特别是在数字化背景下,文化传承受到一定影响,社会各领域开始呼吁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侗族刺绣纹样作为广西地区独特的文化艺术,其发展已历经多年,在这一非遗文化保护中运用数字化手段,可以充分开发类似于“侗族刺绣纹样大数据”的平台,进而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全新技术的功能与作用,让更多的群众了解这一文化艺术,从而实现数据对接以及大数据共享,切实推动文化宣传以及传承工作的发展。

(二) 改变传统的数据管理方式

相比较之下,传统的侗族刺绣纹样保护过于单一,且调查方式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在这以现状之下,更多的文化宣传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始在文化宣传过程中引入数字化平台,在全新技术支持下,传统文化调查方式、数据保护方式得以完善,这不仅推动了有关工作的发展,且通过数据共享,可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以及研究工作中,从而充实研究力量,切实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三) 创新传承非遗文化的全新模式

通过全新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并开发全新管理模式,可以建设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和传承人平台,从而为广西地区非遗保护提供有效经验。对高校来讲,通过在育人过程中融入全新艺术文化,利于丰富高校教育内容,让学生感知传统文化魅力,实力学生文化传承认知;对地方企业来讲,其在发展中融合适当的文化艺术元素,亦可实现文化传承目标,并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为其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二、数字化背景下广西三江侗族刺绣纹样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 文化传播形式单一

结合相关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广西侗族刺绣纹样保护的主要方式为绣品生产、高端绣品私人订制、博物院、民间宣传教育等,虽然本地区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但是文化艺术传播形式较为单一,且不利于群众接受,这并不利于相关工作的发展。同时,一些县级单位在运营过程中积极引入数字化技术,但是因其综合能力有限,并不能充分发挥全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价值,使得既定目标难以实现。

(二) 宣传过程中主体欠缺

随着社会持续发展,群众生活节奏加快,更多的工业产品充斥着市场;在当前多元文化涌入国内的背景下,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审美标准等发生变化,这使得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手工艺品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虽然有一些群众、高校学生开始意识到非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多数群众并无较好见解以及方法。不仅如此,目前宣传部门开始侧重非遗文化的宣传以及保护,其在发展中也开始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不过显然没有达到既定发展目标,年轻群体依旧对非遗文化传承不感兴趣。

三、数字化背景下广西三江侗族刺绣纹样保护措施

(一) 搭建三江侗族刺绣纹样互动平台

首先,开设地区范围内的微信公众号。目前微信已经成为我国不同年龄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APP,且微信公众号吸引了一大批中年、老年群众,基于此文化宣传部门可以围绕群众文化需求,积极开设“三江侗族刺绣纹样”“侗族刺绣发展现状”“新时期维护刺绣文化的方法”等为主题公众号,或者开设统一公众

平台,定期在平台上分享相关资料、教育视频等,进而引导群众全方位了解侗族刺绣文化,从而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也可以为之后技术平台的建立与完善做好充分保障。其次,地区文化部门借助网络技术,积极搭建侗族刺绣纹样互动平台,借此来拉近群众与传统艺术文化之间的距离,并促进传承人之间的技艺交流以及知识分享,且在平台上也可以让群众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并获取相关的心思。基于此,文化宣传单位可以在线上平台设计相关模块,第一是侗族刺绣纹样讲解模块,其中需要有在线学习视频和政策引导等,从而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以及喜好,并设计出能够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作品。第二,行业最新动态模块,借助互联网的互动性,实现文化传播。第三,线上直播模块。目前,线上直播成为众多群众所喜爱的内容,因此相关部门可以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线上直播,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年轻群体接触传统文化,并树立他们的文化传承意识。

(二) 借助影像记录

针对数字化背景下广西三江侗族刺绣纹样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确保相关工作的有效开展,则需要相关部门从实际出发,通过影响记录这一全新方式,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文化传承意识,让更多的社会群众意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在相关领域,服务部门的宣传方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纸质文字发展为电子信息,并积极搭建文化宣传、互动平台,从而实现宣传的作用。为此,有关部门在全新时代背景下,则需要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发挥影响记录这一方式的应用价值。

相对来讲,传统艺术类的影响记录,其背后的制作过程是相对复杂,若要完成与学术论文病区的影像纪录片,单纯拍摄是难以达到既定目标的。立足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为了借助影像记录这一方式推动本地区侗族刺绣纹样的发展,则需要立足实际,全方位进行拍摄以及制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对对技艺步骤、方法本身以及传承人的记录。例如,在侗族刺绣纹样制作过程中,则需要对技艺本身进行全方位、细节性记录,详细记录装机、整轻、挑花等全过程;此外,拍摄过程中也需要对技艺传承人的观点、见解进行记录,以此来确保两个基本点可以相互呼应,从而构成一部血肉丰满的侗族刺绣纹样纪录片。这样,对侗族刺绣纹样进行直观还原,可以让观众相对完整地了解操作顺序,并提升群众的文化传承意识,保证这些技艺在社会思潮中得以发展。此外,有关部门在制作好相关的视频之后,则可以将其上传到线上平台,让群众结合自身的需求观看,借此来实现文化宣传的目标。同时,宣传部门也需要设置相关的反馈机制,结合群众建议将相关内容适当完善,借此来确保之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 电脑织物意匠图

相对来讲,传统的侗族刺绣纹样主要是手艺人结合自身经验

织造出来的,也有手艺人凭借已经存在、已经织好的织锦参考完成的,但是这对基础手艺人 and 群众来讲,则存在一定难度。为了推动文化传承工作的发展,则可以在数字化背景下借助电脑织物意匠图,切实改善当前发展现状。在20世纪五十年代,侗族传统刺绣纹样技艺中出现了手工绘制的意匠图。其主要目的是侗族刺绣纹样艺人织造壮锦的参考标准,是壮锦织造技艺中关键的一环。不过因意匠图绘制是一个十分耗时的工程,这已然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基于这一情况,相关的宣传部门可以建立侗族刺绣纹样数据库,应用电子技术制作电脑意匠图,如利用特定的纺织CAD软件应用于侗族刺绣纹样工艺,逐步取代手工意匠图。这样,在全新技术的支持下,侗族刺绣纹样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 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文化保护宣传

对传统文化宣传来讲,其在新时期下需要注入现代化元素,不过其发展需秉持“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不可失其自身的精髓。为此,有关部门表在宣扬侗族刺绣纹样这一传统文化时,需结合当代不同社会团体的认知特点和新时代技术,进而发挥自身的文化传承目标,

首先,在宣传形式上。可以和老艺术家进行交流、沟通,共同思考侗族刺绣纹样的传承特征,并逐步把握其近年来的发展规律,随后将这些内容进行整合,进行宣传。例如,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在火车站、地铁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开始播放与之相关的内容,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文化,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其次,顺应时代发展。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通过在学生课程、企业文化中融合这些文化因素,让更多群众了解侗族刺绣纹样的相关内容,借此来提升整体工作效果。

四、结语

地方文化宣传部门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其对侗族刺绣纹样的传承以及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探究借助数字化手段的力量宣传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宣传部门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前侗族刺绣纹样传承现状,落实有效管理措施,借此来推动传统文化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参考文献:

- [1] 傅景芳.基于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策略与实践——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3(06):11-15.
- [2] 马彦芳,李凤霞,孙宏艳,姜妍.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对提升承德市民文化自信心的研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1,26(04):110-112.